

經史百家雜鈔

冊七



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一目錄

傳誌之屬下編二

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胡先生墓表 河南府

司錄張君墓表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

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湖

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石曼卿墓表 瀧岡阡表

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父墓誌銘 建安章

君墓誌銘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廣西

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萬年太君黃氏墓誌

銘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僊居縣

太君魏氏墓誌銘

歸有光歸府君墓誌銘 寒花葬誌 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先

妣事略 歸氏二孝子傳 陶節婦傳

經史百家雜鈔卷第二十一

湘鄉曾國藩纂

合肥李鴻章校刊

傳誌之屬下編二

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

皇祐四年五月甲子。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。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。公諱仲淹。字希文。五代之際。世家蘇州。事吳越。太宗皇帝時。吳越獻其地。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。後爲武甯軍掌書記以卒。公生二歲而孤。母夫人貧無依。再適長山朱氏。既長。知其世家。感泣去之南都。入學舍。掃一室。晝夜講誦。其起居飲食。人所不堪。而公自刻益苦。居五年。大通六經之旨。爲文章論說。必本於仁義。祥符八年舉進士。禮部選第一。遂中乙科。爲廣德軍司理參軍。始歸迎其母以養。及公既貴。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科判官諱夢齡爲太保。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。考諱壻爲太師。妣謝氏爲吳國夫人。〔以上先世及孤寒科第〕公少有大節。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。不一動其心。而慨然有志於天下。常自誦曰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。其事上遇人以自信。不擇利害爲趨舍。其所有爲必盡其方。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。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。雖聖賢不能必。吾豈苟哉。〔以上行己大

節」天聖中。晏丞相薦公文學。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。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。通判河中府。久之。上記其忠。召拜右司諫。當太后臨朝聽政時。以至日大會前殿。上將率百官爲壽。有司已具。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。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。其事遂已。又上書請還政天子。不報。及太后崩。言事者希旨。多求太后時事。欲深治之。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。保佑聖躬。始終十年。未見過失。宜掩其小故。以全大德。初。太后有遺命。立楊太妃代爲太后。公諫曰。太后母號也。自古無代立者。由是罷其冊命。是歲大旱蝗。奉使安撫東南。使還。會郭皇后廢。率諫官御史伏閣爭。不能得。貶知睦州。又徙蘇州。歲餘。卽拜禮部員外郎。天章閣待制。召還。益論時政闕失。而大臣權倖。多忌惡之。「以上諫章獻太后楊太妃郭皇后事」居數月。以公知開封府。開封素號難治。公治有聲。事日益簡。暇則益以古今治亂安危爲上。開說。又爲百官圖以獻曰。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。堯舜之治。不過此也。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。如此而可以爲公。可以爲私。亦不可以不察。由是呂丞相怒。至交論上前。公求對辯語切。坐落職。知饒州。明年。呂公亦罷。公徙潤州。又徙越州。「以上與呂公不和而貶」而趙元昊反河西。上復召相呂公。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。遷龍圖閣直學士。是時。新失大將。延州危。公請自守鄜延扞賊。乃知延州。元昊

遣人遺書以求和。公以謂無事。請和難信。且書有僭號。不可以聞。乃自爲書。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。坐擅復書奪一官。知耀州。未逾月。徙知慶州。旣而四路置帥。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。招討使兵馬都部署。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。公爲將務持重。不急近功小利。於延州築青澗城。墾營田。復承平永平廢寨。熟羌歸業者數萬戶。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。又城細腰胡蘆。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。賊爲中國用。自邊制久墮。至兵與將常不相識。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。訓練齊整。諸路皆用以爲法。公之所在。賊不敢犯。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。至其城大順也。一日引兵出。諸將不知所向。軍至柔遠。始號令告其地處。使往築城。至於版築之用。大小畢具。而軍中初不知。賊以騎三萬來爭。公戒諸將戰而賊走。追勿過河。已而賊果走。追者不渡。而河外果有伏。賊失計乃引去。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。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。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。使自爲謝。諸蕃質子縱其出入。無一人逃者。蕃酋來見。召之臥內。屏人徹衛與語不疑。公居三歲。士勇邊實。恩信大洽。乃決策謀取橫山。復靈武。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。上亦召公歸矣。初。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。旣而黥以爲軍。惟公所部但刺其手。公去兵罷。獨得復爲民。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。使以守邊。因徙屯兵就食內地。而紆西人饋輓之。

勞其所設施。去而人德之。與守其法不敢變者。至今尤多。〔以上經略西夏〕自公坐呂公貶。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。呂公患之。凡直公者皆指爲黨。或坐竄逐。及呂公復相。公亦再起被用。於是二公驩然相約。勦力平賊。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。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。上旣賢公可大用。故卒置羣議而用之。〔以上與呂公復合〕慶歷三年春。召爲樞密副使。五讓不許。乃就道。旣至數月。以爲參知政事。每進見。必以太平責之。公歎曰。上之用我者至矣。然事有先後。而革弊於三設。非朝夕可也。旣而上再賜手詔。趣使條天下事。又開天章閣。召其幾坐。授以紙筆。使疏於前。公惶恐避席。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。上之。其詔天下興學取士。先德行不專文辭。革磨勘例。遷以別能否。減任子之數。而除濫官。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。方施行。而磨勘任子之法。僥倖之人皆不便。因相與騰口。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。喜爲之佐佑。會邊奏有警。公卽請行。〔以上參知政事〕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。至則上書願復守邊。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鄆州。兼陝西四路安撫使。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。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。言者遂以危事中之。賴上察其忠不聽。是時夏人已稱臣。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。求知杭州。又徙青州。公益病。又求知潁州。肩昇至徐。遂不起。享年六十有四。〔以上再出帥陝并守四

州一。方公之病。上賜藥存問。既薨。輟朝一日。以其遺表無所請。使就問其家所欲。贈以兵部尚書。所以哀卹之甚厚。公爲人外和內剛。樂善汎愛。喪其母時尚貧。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。臨財好施。意豁如也。及退而視其私。妻子僅給衣食。其爲政所至。民多立祠畫像。其行己臨事。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。外至夷狄。莫不知其名字。而樂道其事者甚衆。及其世次官爵。誌於墓。譜於家。藏於有司者。皆不論著。著其係天下國家之大者。亦公之志也。與。〔以上總述其盛德善政〕銘曰。

范於吳越。世實陪臣。倣納山川。及其士民。范始來北。中閱幾息。公奮自躬。與時偕逢。事有罪功。言有違從。豈公必能。天子用公。其艱其勞。一其初終。夏童跳邊。乘吏怠安。帝命公往。問彼驕頑。有不聽順。鋤其穴根。公居三年。怯勇墮完。兒憐獸擾。卒俾來臣。夏人在廷。其事方議。帝趣公來。以就予治。公拜稽首。茲惟難哉。初匪其難。在其終之。羣言營營。卒壞于成。匪惡其成。惟公是傾。不傾不危。天子之明。存有顯榮。歿有贈諡。藏其子孫。寵及後世。惟百有位。可勸無怠。

歐陽修胡先生墓表

先生諱瑗字翼之。姓胡氏。其上世爲陵州人。後爲泰州如皋人。先生爲人師。言行而身化之。使誠明者達。昏愚者勵。而頑傲者革。故其爲

法嚴而信。爲道久而尊。師道廢久矣。自景祐明道以來。學者有師。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。而先生之徒最盛。其在湖州之學。弟子去來常數百人。各以其經轉相傳授。其教學之法最備。行之數年。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。慶歷四年。天子開天章閣。與大臣講天下事。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。於是建太學於京師。而有司請下湖州。取先生之法。以爲太學法。至今著爲令。後十餘年。先生始來居太學。學者自遠而至。太學不能容。取旁官署以爲學舍。禮部貢舉歲所得士。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。其高第者知名當時。或取甲科。居顯仕。其餘散在四方。隨其人賢愚。皆循循雅飭。其言談舉止。遇之。不問可知。爲先生弟子。其學者相與稱先生。不問可知。爲胡公也。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。論樂。拜祕書省校書郎。辟丹州軍事推官。改密州觀察推官。丁父憂去職。服除。爲保甯軍節度推官。遂居湖學。召爲諸王宮教授。以疾免。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。遷殿中丞。於家。皇祐中。驛召至京師。議樂。復以爲大理評事。兼太常寺主簿。又以疾辭。歲餘。爲光祿寺丞。國子監直講。迺居太學。遷大理寺丞。賜緋衣銀魚。嘉祐元年。遷太子中允。充天章閣侍講。仍居太學。已而病不能朝。天子數遣使者存問。又以太常博士致仕。東歸之日。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。執弟子禮。路人嗟歎以爲榮。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

杭州享年六十有七。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。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。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。嗚呼。先生之德在乎人。不待表而見於後世。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。乃揭於其墓之原。歐陽修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

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。開封襄邑人也。明道二年八月壬寅。以疾卒於官。享年三十有七。卒之七日。葬洛陽北邙山下。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。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。以其葬之速也。不能刻石。乃得金谷古軌。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。納于壙中。嘉祐二年某月某日。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。君之始葬北邙也。吉甫纔數歲。而山甫始生。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。且封哭而去。今年春。余主試天下貢士。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。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。因出銘以示余。蓋君之卒。距今二十有五年矣。初天聖明道之閒。錢文僖公守河南。公王家子。特以文學仕至貴顯。所至多招集文士。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。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。君其一人也。文僖公善待士。未嘗責以吏職。而河南又多名山水。竹林茂樹。奇花怪石。其平臺清池。上下荒墟。草莽之閒。余得日從賢人長者。賦詩飲酒以爲樂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。常坐府治事。省文書。尤盡心於獄訟。初以辟爲其府推官。旣罷。又辟司錄。

河南人多賴之。而守尹屢薦其材。君亦工書喜爲詩。閱則從余遊。其語言簡而有意。飲酒終日不亂。雖醉未嘗頽墮。與之居者。莫不服其德。故師魯誌之曰。飭身臨事。余嘗愧堯夫。堯夫不余愧也。始君之葬。皆以其地不善。又葬速。其禮不備。君夫人崔氏有賢行。能教其子。而二子孝謹。克自樹立。卒能改葬君如吉卜。君其可謂有後矣。自君卒後。文僖公得罪。貶死。漢東吏屬亦各引去。今師魯死且十餘年。王顧者死亦六七年。其送君而臨穴者。及與君同府而遊者。十蓋八九死矣。其幸而在者。不老則病。且衰如予是也。嗚呼。盛衰生死之際。未始不如是。是豈足道哉。惟爲善者能有後。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。故於其改葬也。書以遺其子。俾碣于墓。且以寫余之思焉。吉甫今爲大理寺丞。知緱氏縣。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。

歐陽修徂徠石先生墓誌銘

徂徠先生。姓石氏。名介。字守道。兗州奉符人也。徂徠魯東山。而先生非隱者也。其仕嘗位於朝矣。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。以爲徂徠魯之望。先生魯人之所尊。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。曰徂徠先生者。魯人之志也。先生貌厚而氣完。學篤而志大。雖在畎畝。不忘天下之憂。以謂時無不可爲。爲之無不至。亦在其位。則行其言。吾言用。功利施於天下。不必出乎己。吾言不用。雖獲禍咎。至死而不悔。其

遇事發憤。作爲文章。極陳古今治亂成敗。以指切當。世賢愚善惡。是是非非。無所諱忌。世俗頗駭其言。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不尤嫉惡之。相與出力必擠之死。先生安然不惑不變。曰。吾道固如是。吾勇過孟賁矣。不幸遇疾以卒。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。猶指先生以起事。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。請發棺以驗。賴天子仁聖察其誣。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。以上渾舉其志事言論及其死後奇禍。先生世爲農家。父諱丙。始以仕進。官至太常博士。先生年二十六。舉進士甲科。爲鄆州觀察推官。南京留守推官。御史臺辟主簿。未至。以上書論赦罷不召。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。代其父官於蜀。爲嘉州軍事判官。丁內外艱去官。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。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。喪服除。召入國子監直講。以上敘科第至官國子監直講。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。海內重困。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。增置諫官御史。以求治之意甚銳。先生躍然喜曰。此盛事也。雅頌吾職其可已乎。乃作慶歷聖德詩。以褒貶大臣。分別邪正。累數百言。詩出。太山孫明復曰。子禍始於此矣。明復先生之師友也。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。乃詩之所斥也。以上慶歷聖德詩。先生自閑居徂徠。後官於南京。常以經術教授。及在太學。益以師道自居。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。太學之興。自先生始。其所爲文章。

曰某集者若干卷。曰某集者若干卷。其斥佛老時文。則有怪說中國論。曰去此三者。然後可以有爲。其戒姦臣宦女。則有唐鑑。曰吾非爲一世監也。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。其辭博辯雄偉。而憂思深遠。其爲言曰。學者學爲仁義也。惟忠能忘其身。惟篤於自信者。乃可以力行也。以是行於己。亦以是教於人。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。未嘗一日不誦於口。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。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。民爲堯舜之民。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。至其達世驚衆人。或笑之。則曰。吾非狂癡者也。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。推其用心而哀其志。〔以上著述及教人風旨〕先生直講歲餘。杜祁公薦之天子。拜太子中允。今丞相韓公又薦之。乃直集賢院。又歲餘。始去太學。通判濮州。方待次於徂徠。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。享年四十有一。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。以謂待彼謗讟熄。然後先生之道明矣。先生既沒。妻子凍餒不自勝。今丞相韓公與河南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。後二十一年。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。〔以上直講後歷官及卒葬〕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。謗讟熄矣。可以發先生之光矣。敢請銘。某曰。吾詩不云乎。子道自能久也。何必吾銘。遁等曰。雖然。魯人之欲也。乃爲之銘曰。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。魯人之所瞻。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。逾

遠而彌長。道之難行兮。孔孟亦云其遑遑。一世之屯兮。萬世之光。曰。吾不有命兮。安在夫桓。繼與臧倉。自古聖賢皆然兮。噫。子雖毀其何傷。

歐陽修孫明復先生墓誌銘

先生諱復。字明復。姓孫氏。晉州平陽人也。少舉進士不中。退居泰山之陽。學春秋。著尊王發微。魯多學者。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。自介而下。皆以弟子事之。先生年逾四十。家貧不娶。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。先生疑焉。介與羣弟子進曰。公卿不下士久矣。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。是高先生之行義也。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。於是乃許。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。不妄與人。聞先生之風。就見之。介執杖屨侍左右。先生坐。則立。升降拜。則扶之。及其往謝也。亦然。魯人旣素高此兩人。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。莫不歎嗟之。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。〔以上著其絕學高風〕其後介爲學官。語于朝曰。先生非隱者也。欲仕而未得其方也。慶歷二年。樞密副使范仲淹。資政殿學士富弼。言其道德經術。宜在朝廷。召拜校書郎。國子監直講。嘗召見邇英閣說詩。將以爲侍講。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。先儒遂止。七年。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。索其家得詩。有先生姓名。坐貶監處州商稅。徙泗州。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。簽署

應天府判官公事。通判陵州。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。孫某行爲世法。經爲人師。不宜棄之遠方。乃復爲國子監直講。〔以上在任止〕居三歲。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。以疾卒於家。享年六十有六。官至殿中丞。先生在大學時。爲大理評事。天子臨幸。賜以緋衣銀魚。及聞其喪。惻然予其家錢十萬。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。相與弔哭。賻治其喪。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。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。〔以上卒葬〕先生治春秋。不惑傳注。不爲曲說。以亂經。其言簡易。明於諸侯大夫功罪。以考時之盛衰。而推見王道之治亂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。方其病時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。選書吏給紙筆。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。得其書十有五篇。錄之藏於祕閣。〔以上專表其有功春秋〕先生一子大年。尚幼。銘曰。聖既沒。經更戰焚。逃藏脫亂。僅傳存。衆說乘之。汨其原。怪迂百出。雜僞真。後生牽卑。習前聞。有欲患之。寡攻羣。往往止燎。以膏薪。有勇夫子。闢浮雲。刮磨蔽蝕。相吐吞。日月卒復光。破昏博哉。功利無窮垠。有考其不在斯文。

歐陽修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

君諱源。字子漸。姓尹氏。與其弟洙師魯。俱有名於當世。其論議文章。博學彊記。皆有以過人。而師魯好辯。果於有爲。子漸爲人。剛簡不矜。

飾能自晦藏。與人居久而莫知。至其一有所發。則人必驚伏。其視世事。若不干其意。已而推其情僞。計其成敗。後多如其言。其性不能容常人。而善與人交。久而益篤。自天聖明道之間。予與其兄弟交。其得於予漸者如此。〔以上亦狀其性情器識〕其曾祖諱誼。贈光祿少卿。祖諱文化。官至都官郎中。贈刑部侍郎。父諱仲宣。官至虞部員外郎。贈工部郎中。予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。稍遷左班殿直。天聖八年。舉進士及第。爲奉禮郎。累遷太常博士。歷知芮城河陽二縣。簽署孟州判官事。又知新鄭縣。通判涇州慶州。知懷州。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。〔以上年世及歷官卒日〕趙元昊寇邊。圍定州堡。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。君遺懷敏書曰。賊舉其國而來。其利不在城堡。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。且吾軍畏法。見敵必赴。而不計利害。此其所以數敗也。宜駐兵瓦亭。見利而後動。懷敏不能用其言。遂以敗死。劉渙知滄州。杖一卒不服。渙命斬之以聞。坐專殺降知密州。君上書爲渙論直。得復知滄州。范文正公常薦君材。可以居館閣。召試不用。遂知懷州。至期月。大治。〔以上在官事蹟〕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。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。武康軍節度使韓公。欲更置天下事。而權倖小人不便。三公皆罷去。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。君歎息憂悲。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。往往被酒哀歌泣下。朋友皆竊怪之。已

而以疾卒。享年五十。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。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澗里。其平時所爲文章六十篇。皆行于世。男四人。曰材。植。機。杼。以上感憤卒葬。嗚呼。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。而卒蹈憂患以窮死。若子漸者。曠然不有累其心。而無所屈其志。然其壽考亦以不長。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。皆非此之謂歟。其所以然者。不可得而知歟。以上與師魯互勘與篇首相應。銘曰。

有韞于中。不以施。一憤樂死。其如歸。豈其志之將衰。不然。世果可嫉其如斯。

歐陽修尹師魯墓誌銘

師魯河南人。姓尹氏。諱洙。然天下之士。識與不識。皆稱之曰師魯。蓋其名重當世。而世之知師魯者。或推其文學。或高其議論。或多其材能。至其忠義之節。處窮達。臨禍福。無愧於古君子。則天下之稱師魯者。未必盡知之。師魯爲文章。簡而有法。博學彊記。通知古今。長於春秋。其與人言。是是非非。務窮盡道理乃已。不爲苟止而妄隨。而人亦罕能過也。遇事無難易。而勇於敢爲。其所以見稱於世者。亦所以取嫉於人。故其卒窮以死。以上志節文學。師魯少舉進士及第。爲絳州正平縣主簿。河南府戶曹參軍。邵武軍判官。舉書判拔萃。遷山南東道掌書記。知伊陽縣。王文康公薦其才。召試。充館閣校勘。遷太子